



界

心

耀

香

一

齋

光	氏	開
緒	申	彫
个	士	
酉	禮	
巷	尺	
誰	臧	
盛	本	

景仰撮書

無錫王達達善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遺金顧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五月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何足語姓名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猶不識被裘公況他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鏟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沖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沖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沖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命廚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沖請麟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麟之使沖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麟

之者哉然沖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剡席稷屨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己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於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爲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爲西京畱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而不識爾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欲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富貴儻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彼促

中隘量之人汲汲於得失之間者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羣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卽上疏言放空疏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尊以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眞宗由是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逾節傲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滑撓其心則其爲怒也淺矣昔放見陳搏搏告曰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子名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爲人皎皎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徵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

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豈爾故哉何乃至是

論曰凡天下之事皆可強爲惟度量不可強爲何也資稟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眾人之所及也彼區區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後藝吾於此徵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閒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推其樂於己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可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盾反面相仇者聞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

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於倉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用心也彼漁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污者歟世之人戕友而射利損物而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爲之者漁父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於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沈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然亦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樂天知命蓋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執中無權申屠狄之謂

矣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爲愈哉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辨可否也然至易怵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爲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鏹采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燧燧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爲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暗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旣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多矣詎不深可笑哉不惟俾他人之可笑以詔傳子孫而爲子孫笑若鍾傳者可謂自知己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邱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腥羶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遑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往候之

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於言語之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賢烏知任棠之高不有任棠之訓烏知龐參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其舅姑者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況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懇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

士人當修己俟命毋爲造物所嗤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諛之不可得而喜拂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窮通常爲之主彼僕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爲其所嗤者也一定於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爲意者由其定見坦然於胸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坐數杯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烈見於顏色

論曰欽徽北行挫辱萬狀當建炎之際正懲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略不知愧役役然和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爲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菜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他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褊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喬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爲萬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儋石無儲與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沈香一片隱之見之卽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爲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其心矣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隱之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蔥爲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蔥肆爾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況宗族乎炫其宗族矣況鄉黨乎僧珍封侯非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乎況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溫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

詩解之曰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
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
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戕性之具也苟能
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
安得而不蠹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
明妙耳世之人燥於中而挽於事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
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
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
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
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車載其弟喪其友

愛之情爲如何也耶藹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
若賢者抑亦何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
門少室閒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
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眾陽之內眾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昵
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
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
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
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
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於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
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
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

額及歸又聞知居同里若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名譽相軋自古皆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之者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己

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爲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卷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壽七十七諡清獻

論曰心者天之所在也天雖高也心雖微也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賢不爲私意小智所閒以私意小智閒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閱道露香告天蓋知天者歟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污老之高遠無一念之雜者又皆出於心地之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閱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閒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羣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撓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瑣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爲何物也夫以曹娥伍胥歌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譽者由其貴而驕富而溢也善乎黑肱之言乎貴而能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爲小民所責夫利者怨之歸也爲小民所責者未有不由積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若黑肱者抑亦知恥者歟數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與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毫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滯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來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爲流俗所移者耶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蹏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爲仕非得已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隆污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逍遙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沖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乎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與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聞而歎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然禮奢寧儉

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與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爲天然無愧耶校彼昏夜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隲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脩刺奉瓜獻雋征羌坐隲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隲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旣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隲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謝曰一昔遭際安敢自附梁公笑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階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尊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名流萬世彼夸門地者眞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爲人哉若漢臣者眞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識見之邃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卒錢文僖惟演時畱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游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畱花下小酌於是以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不辭旣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

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畱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辱任去畱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延卿之爲人蓋可知矣吁彼操瑟于門望塵于道者聞延卿之風能不其顛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勳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迴詣閣門入見膀子稱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基也何也一

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眾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勳業如此其不動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爲人欲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

富鄭公弼爲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屣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蹶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不養也富貴貧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爲大宋名臣使人豔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筲小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沈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金部員外郎張

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譖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
正貧賤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太宗卽時復紳官蒙正亦不
自辨未幾罷政柄會紳舊事發露黜爲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
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有古鑑自言
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
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污玉何損於潔大人君子誠不
爲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況人君之前
不可自直哉至於不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
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
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肯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
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之門足將進
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未嘗不掩卷而歎也近世以來士風不
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大體而自
重者歟

王文正公且深沈弘遠器宇充曠言行忠厚難以備言一日有貨
玉帶者詣公門其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
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
勞也我腰閒盍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誠不可重於外也
何則嗜慾深者天機淺故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
可爲務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麕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麕而鳴秦西巴
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爲太子傅左右
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

麤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爲人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麤豈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爲友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爲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於此益信

邴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心匡衛無所不至宣帝卽位眾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篤上使人加勲於身而受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此聖經所載萬世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爲天不足
信而用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爲嗚呼是豈知天人交應之
機哉吾於邴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者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其狹小之量
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
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
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
返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
高於人也量由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
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與

元德秀號魯山房瑄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爲魯

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秩滿駕柴車而去及卒惟枕履簞瓢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舉天地閒無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慾人矣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爲貧也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旨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與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之者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號草堂居士好彈琴賦詩以自適宋太宗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逾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出人意表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卻問

兒若曰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是皆人之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正公云從前宰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畢這回好伴赤松游公卽飄然謝事寇萊公鎮洛三邀不至遂寫刺訪之仲先葛巾布袍長揖議論騷雅相得甚歡笑曰盛刺不復還畱爲家中之寶又寄之以詩云好去朝中辭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爲勢所摧動益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寄王寇二詩足以見胸中淡然矣六合之內何物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晚寓宛邱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聞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故神明全故能先
知夫豈智術怪誕之謂哉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
矣若二君子者可謂無欲者與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閒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書郎遷太學博士
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
得寶月賦琅然一誦老夫臥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
元章不盡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後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
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岳喜蓄書畫尤爲山谷黃太史所敬重
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潤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爲石丈云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抱負舉天下無以
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翰墨以自況其爲志世人烏得而知
之哉夫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況區區俗眼安
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爲乎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閒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

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
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競知所自重者蓋
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者與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
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景仰撮書世不多傳其書錫山王達達善述亦不審爲何時
人卷中遇宋太宗仁宗等皆提行似著書者爲宋人其稱宋
者蓋所述不止宋時人故以朝代別之也是書雖罕見卻無
足重余獨收此者以所述嘉言懿行動可師法置諸座右如
示箴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誰謂是書
非導我以先路者耶己巳十月復翁

景仰撮書

右景仰撮書一卷明王達撰按達字達善號耐軒居士無錫人苦志問學博極羣書金華宋潛溪先生甚重之洪武中以明經薦縣學訓導遷大同府學入爲國子助教永樂中擢編修預修太祖實錄官至侍讀學士達有盛名與解縉王偁王璉輩號東南五子所著天游集今已不傳此書一名尚論篇取古人可爲師法者凡五十三事皆前列舊文後系以論明初刻本爲黃蕘圃士禮居舊藏從錢塘丁氏影寫者蓋已罕如星鳳卷中宋太宗仁宗提行敕字亦提行蕘圃疑達善爲宋人固非豈達善錄宋人書其後人誤爲達善所自著與無序無跋靡所折衷特以是書嘉言懿行動可師法達善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以爲書名所論亦能推闡古人微意置諸座右如示箴規特爲刊行同深景仰達善另著筆疇二卷尚未得見也光緒丁酉日長至武進盛宣懷跋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里

肉

人

祭

卷緒今西卷誰盛

氏用藝藻珠藝本

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七

宜齋野乘一卷

宋吳枋撰枋字木方江陰人是書以野乘為名而多涉考證其中如謂孟嘗君與孟子同時謂顏子之卒不止二十九謂吞東西周者非始皇皆有依據至論五帝非官天下而舉少昊之傳位於姪顓頊傳位於從姪摯傳位於弟堯傳位於五世姪孫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為家天下之證其說過奇不中經訓矣前有自序稱其書本十卷燬於火後憶錄其一二此本祇十一條與說郭所載相同似又經刪節非完書也

自序

枋自四十歲以來榮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志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倣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畢方之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畱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萬萬不及樂天嘗疑此語似爲予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之覆醬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宜齋野乘

江陰吳枋木方

五帝非官天下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蟠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孫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溯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

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
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
矣 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姁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
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
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
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者舜生姚墟故姓
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
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
之兄弟可乎 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
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
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既
明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啟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
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
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

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
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 且
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己祖辛傳弟
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
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
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
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
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
之舜禹蓋無異也 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
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
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
家天下不可也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滅

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先輩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枋按容齋續筆載貽子祿云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以東爲上儼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塗澠水燕談云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溫

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擣將去矣人以爲笑又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碁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人傳今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先輩爲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壻號曰嚮壻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應來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念差池者重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爲狀元爲前名明矣若以爲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撫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爲卽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卽先輩乃卽日可爲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

輩近時有稱道士爲先輩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複

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辭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辭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煖西游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

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辭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爲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顏子非二十九歲死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尙無恙史記載圍

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名不可稱

唐人多有稱人名者詩中惟甚今人學唐詩者多倣倣之不知其不可枋記李習之答梁載言書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觀習之之言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爲非枋謂古者君稱臣名父兄稱子弟名師稱弟子名禮疏云名者職賤之稱仲尼於弟子外不敢稱人名曾子稱子夏之名蓋因子夏稱無罪怒而責

之也嘗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糾來聘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是也天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紀季以鄙入于齊閔元年季子來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與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尙父管夷吾稱仲父裴寂稱裴監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況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見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

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又呂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授簡小生

狀元詞誤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絲最無意義當是錯誤分曉其詞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閒平步上青天綠袍乍著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絲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宜齋野乘

右宜齋野乘一卷宋吳枋撰枋字方木江陰人事跡無可攷此書四庫收入雜家類存目據天一閣藏本謂祇十一條與說郛所載相同藝海珠塵亦錄之按其時代當是南宋人江陰新志未載其書并未載其人按書前有自序云撰於甲申八月而引及周益公二老堂雜志其人當在益公之後益公文集刊於開禧時則甲申八月迺嘉定十七年八月也序又云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積成十餘卷似其書古事今事並載今但存古事十一條並無今事刪節不全大約出於說郛各本皆從說郛轉錄者序又云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畢方之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畱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按咸淳臨安志小河有金波橋里仁坊在修文保信二坊之間是木方籍隸江陰亦久爲臨安寓公矣光緒丁酉四月分

龍日武進盛宜懷跋

宜齋野乘

七

樂

谿

澗

毒

十

齋

炎縉丙昌卷維盛
氏用景南嶺齋本
董彪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梁谿漫志十卷

宋費衮撰衮字補之無錫人卷端有開禧二年國史實錄院牒稱爲國子免解費進士禮部韻略條例中有開禧元年國子監發解進士費衮論韻略經絃二字劄子一篇經禮部看詳當卽其人其始末則不可詳矣其書宋志作一卷今本實作十卷與牒文卷數相符末有嘉泰元年施濟跋亦作十卷則宋志由傳寫誤也牒文稱編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書以備參考然是書惟首二卷及第三卷首入閣一條言朝廷典故自元祐黨人一條以下則多說雜事而卷末王鞏一條及第四卷則全述蘇軾事五卷以下多考證史傳品定詩文末卷乃頗涉神怪蓋雜家者流不盡爲史事作也惟其持論具有根柢舊典遺文往往而在如不試而授知制誥始梁周翰不始楊億則糾歐陽修歸田錄之譌辭映梁鼎與

楊億同命不與梁周翰同命則糾葉夢得避暑錄話之失蘇軾烏臺詩案在元豐二年前上距熙寧變法僅十年無二三十年之久則糾王鞏甲申雜記之謬朱勝非起復制乃恭崇禮貼麻非陳與義自貼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崇寧四年未入黨碑則糾謝伋四六談塵之失歐陽修爲程文簡作碑志隱其進武氏七廟圖事實未受帛五千端則糾邵博聞見後錄之誣皆考據鑿鑿不同他小說之剽襲當時以一不第舉子之作至錄之以入史館其亦有由矣他如蘇舜欽與歐陽修辨謗書爲本集所不收陳東茶錄跋爲今本所未載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獲鬼章告裕陵文具錄其塗注增刪之彙尤論蘇文者所未及皆足以廣異聞至於和凝范質衣鉢相傳本第十三名而譌爲第五漢太上皇名熹本見後漢書注而誤以爲後漢書小小疵累亦時有之然其可采者最多不以一二小節掩也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于用然後爲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于時其學迂闊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于紙歲月寢久積而成編因日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唵自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耶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衮補之序

近見費補之表梁谿漫志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
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
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
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
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
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閒不解書晚年乃
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御器械以二詞石
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
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
也中元日四門樓鑰書

梁谿漫志卷一

本朝殿閣建官

梁谿費袞補之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于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明觀文本舊
 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廟諡改為紫宸明年丁文
 簡罷政為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郟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于是改延
 恩為觀文殿置學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為
 紫宸天和為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政真宗特置資
 政殿學士以寵之至于端明則始于後唐明宗國初改殿為文明
 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為文明殿學士雍
 熙初又改文明殿為文德明道間改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
 文明之職並建後人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
 中已無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
 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始為集賢院則有學士洎建則易官為
 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為

述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
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延康爲端明殿學士述古爲樞密直
學士保和之除則止于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祖宗
謨訓與祕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待制學士惟
天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亦遽止至今不除學士等官蓋難于稱呼
與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讀學士侍讀學士自元豐廢而元
祐復元符又廢至紹興六年范元長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
翰林學士之下而恩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密學則八年一
除胡承公世將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
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
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

右僕射爲太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爲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
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
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爲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呂文穆蒙
正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序何丞相棗梁文靖克家而王李
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人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于淳熙戊申宰相
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呂秦趙張湯陳史梁宋次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
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尤眾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
二張忠獻三十九秦忠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五
十而相者比比可數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爲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並相辭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後畢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元年令馮魏公專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錄于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別勅命之提舉于是監修提舉始分而爲二職矣紹興初呂忠穆公再爲首相差提舉修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曆例指爲國史而提舉日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岐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修趙忠簡張忠獻並相時范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故事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參知政事權監修迨次相轉廳則改充監修而命右相提舉或

不拜右相則命參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修提舉悉以參政攝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呂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本朝父子爲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晉王至眞宗封壽王乃升壽爲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爲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爲晉公益有司之過也陛下建國于昇宜進爲大國而與晉皆毋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眞宗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仁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于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廳自榮國亦晉封慶乃始

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爲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勅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勅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密知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時文潞公呂惠穆爲使韓康公邵安簡爲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爲知院事院樞並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舊于是秦忠獻以宰相入爲樞密使

自後除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于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爲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中興以來建使爲多大者以宰相爲御營使爲都督或爲宣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爲御營副使大將皆爲方面宣撫使亦或爲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爲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爲大帥者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或爲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爲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捉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爲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知樞密院爲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使名無異乃亟改爲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亦止爲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爲都督然前爲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爲都督楊武恭副之未幾

就除都督前此未有益其官爲太傅錫爵爲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首以呂忠穆公爲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公以樞密同知爲川陝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始全付以川陝之任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于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爲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復出蕩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爲名忠簡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皆同時然未嘗

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閒童貫乃以宦寺爲簽書然纔三月遽躡爲領院矣

功臣號勳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勳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獎于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勳官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綦密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爲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勳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議者又以爲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閒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勳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勳如故蓋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勳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使用御史中丞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唐本以太常卿爲之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爲之大中祥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爲儀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爲鹵簿使議者以爲非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孺中丞爲鹵簿使賈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爲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爲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園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幣并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易侍中中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昭慈諡孟信安以攝太尉奉冊于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

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降太尉不得爲三公今雜壓乃在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之下而奉冊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旣改左右僕射爲丞相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刪去每遇大禮並仍攝事貴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行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中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時政記

唐政事宰臣每于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惟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記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

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庭日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錄時政記緣御前殿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無由聞知乞差副樞二人鈔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鈔錄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爲記也大中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撰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爲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于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公辨呂獻可爭濮議

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乞立皇子親見魏公納劄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荊公爭新法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馬近日論何事答以彼此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往來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滂父諭旨于劉器之是臺諫已不可見政府矣蘇子由王彥霖諸公擊呂吉甫會議于興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也今沿襲此制云

梁谿漫志卷一

梁谿漫志卷二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散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六曹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夫後行為朝奉大夫員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及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

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政和改宣
 教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
 大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
 郎崇寧初又因刑部尚書鄧洵武有請以畱守節察判官換承直
 郎節度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畱守節察推官軍事判
 官換文林郎防團推官監判官換從事郎以錄事參軍縣令為通
 仕郎以知錄事參軍知縣令為登仕郎以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
 戶主簿尉為將仕郎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為假將仕郎政和六
 年又詔舊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為迪功郎舊登仕郎為
 修職郎舊通仕郎為從政郎尋又以假版官行于衰世始從版授
 蓋非真官于是卻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處未入仕者假將仕郎
 去假字為將仕郎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為通仕郎
 云政和二年易武選官名內客省使為通侍大夫延福宮使為正
 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協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

福殿使為中侍大夫客省使為中亮大夫引進使為中衛大夫翊
 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親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為拱衛大夫東上閣
 門使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
 協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為中亮郎引進副使為
 中衛郎翊衛郎政和六年增置親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拱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東上閣門
 副使為左武郎西上閣門副使為右武郎皇城使為武功大夫宮
 苑使左右騏驎使內藏庫使為武德大夫左藏庫使東作坊使西
 作坊使為武定大夫武顯莊宅使六宅使文思使為武節大夫內
 團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使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為武經
 大夫西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為武義大夫供備庫使為
 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
 功郎以下為副使武內殿承制為敦武郎淳熙改內殿崇班為修
 武郎東頭供奉官為從義郎西頭供奉官為秉義郎左侍禁為忠
 訓郎右侍禁為忠翊郎左班殿直為成忠郎右班殿直為成義郎

尋改保義三班奉職爲承節郎三班借職爲承信郎三班差使爲進武校尉三班借差爲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爲副尉殿侍爲下班祇應及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院降詔建炎掌故事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宮觀趙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綦叔厚當禮時爲學士引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答富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內制答文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遷官諸允詔以爲據從之尋又言近年急于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寘典憲指揮非待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

可于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閒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辭遷官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爲未當不即撰進具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爲重命令有所未避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爲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眞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爲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少蘊左丞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命

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于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為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為之本朝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為作文書之學士也若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于刪去況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目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參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為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既行專典內制則必帶

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空名則因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為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尤指以為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彥振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為翰林學士任世初申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為中書舍人而呂居仁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韓无咎元吉王嘉叟和劉正夫孝題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正夫有召試之命因力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際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卑陋僅于右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爲三館國初太平興國二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于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于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讐皆其職也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祕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勅葬輟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並送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

言掌大典冊此等鎖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于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爲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重之凡文臣爲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爲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欽若以吏部尚書陳文忠堯咨以戶部尚書爲使晁文元當制誤削去檢校太傅詔並存之自後王景莊嗣宗曹襄悼利用爲副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爲之獨太平興國中石元懿熙載止以戶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書爲使當時以爲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爲之等級不肯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

尚書而下亦或以爲散官熙寧中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
後東坡黃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諡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諡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而特賜諡者
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參政與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
後特恩賜諡命詞給告餘給勅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諡者亦徑陳
乞賜諡例多命詞朝論以爲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諡者亦
然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尚應命詞特恩賜諡乃人主非常之澤
所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諡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淳
熙丁未陳魏公賜諡正獻梁鄭公賜諡文靖乃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諡

諡之美者極于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
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助王太尉旦皆諡文
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

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其爲
厲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諡多同

臣下諡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于相避然其閒有姓諡皆同
者往往稱謂紊亂嘗攷之本朝有兩王文康溥兩張文定齊賢兩
張忠定詠兩陳忠肅璣兩劉忠肅摯兩李忠愍中官兩朱忠
靖勝兩王恭簡剛而韓魏公諡忠獻韓宗魏諡忠憲趙閱道
諡清獻趙挺之諡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
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其後韓玉汝鎮潁昌
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
中迓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
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

卒于中國樞過其境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麗使人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異爲參政嘗以爲不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銜如隄岸遞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爲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幕中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尚書省公相廳改爲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懷安軍奏本軍都廳乞以簽廳爲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閒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閒者則去此一行其閒有僧官參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末稱裁旨此風尚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隳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舉范質爲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宮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梁谿漫志卷二

梁谿漫志卷三

入閣

唐有入閣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卽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

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于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于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旣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閣卽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于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

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靈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靈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子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相當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于庭太宗以爲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

官悉改之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入閣之儀寶元二年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閣禮今不常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于今乎于是參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閣之儀今不常行臣退而討尋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爲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爲華備宮之正南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于儀典卽須先立仗于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

御紫宸殿卽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爲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閣門有儀制勅雜坐圖耳是何足爲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爲精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推以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閣儀入閣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爲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于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開京悉舉不附己者籍爲元祐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閒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而議者謂其閒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見之宣和閒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啟面投大抵皆求差遣句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

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厭其干請安得爲之延譽士之自處旣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肩也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爲三派寔遠寔忘則爲三姓矣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于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于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爲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復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復姓又將混于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爲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瑒革皆嘗爲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于盧耶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爲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州公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爲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竊謂王公此舉于當國則甚公于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爲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爲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尚知此爲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則于爲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日卽

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于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淨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志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答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

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何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于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爲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雁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師錫在大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溜王圃中有雁陳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雁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又有雁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勝耶了翁曰果然當爲公代其明年徐鐸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爲昭慶

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爲代因名便廳爲射雁堂先是了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僊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沈吟閒僊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項則十字裂如小兒頤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

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句挂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為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

凌波應作水中僊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為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為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于筆墨閒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為之改容姦邪為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閒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定鞠治東坡

梁谿漫志卷三
獄正急一日將朝忽于殿門謂同列曰蘇軾誠奇才也眾莫敢對
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
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荆公行新
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
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
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東坡之過
云耳

梁谿漫志卷三

梁谿漫志卷四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
凡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
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
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
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攷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游東坡所
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
詩云老任況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
之齟齬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卽德翁也東坡眼
目高觀人于齟齬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
從一二老兵汎舟絕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閒以吏
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
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
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
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橐寄坡自欲以晚
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
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于當
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
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
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于淵明

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
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孟子
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爲
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閒六槐堂蔡康祖得此
橐于穎濱第三子遊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游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
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
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
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
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
則不然習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閒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習
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嘗
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蒼梧爲記之此大匠誨人之

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于爲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異遷徙者多以此爲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爲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爲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爲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孱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爲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于爲義如此謫居尚

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聞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游歷者其于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于黃凡五年移汝旣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疇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未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毘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于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于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前輩所爲

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東坡懶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于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臥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臥內輟所御懶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簣由殮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啟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毘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劔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

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閒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莫謁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于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于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閒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寧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于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于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

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彊伯刻石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啟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來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閒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筓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食荔枝詩

東坡食荔枝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檀梨麤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子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于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

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事于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于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于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于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東縛于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東坡錄沿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有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贈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此詩于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事特避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閱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

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耶坡歎息以為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于熾火小人交扇其燄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汙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洎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調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逮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四

梁谿漫志卷五

優孟孫叔敖歌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

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史記所載如此予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予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字關一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字關一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溼堯堯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于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

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是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于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為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為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鼇宮而

東坡和云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我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為父子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即日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稱父為大人而此書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閒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異于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為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瓣香稱為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為傳乃加子于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為觀美蓋欲施之用也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于是多遜盡得其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寢高而能留意于學此固非易事然于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

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于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卽臥內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爲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臥內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

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爲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爲將而其軍每爲襲奪則眞成兒戲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畱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畱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簾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汗史筆尚安論

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爲人奴不爲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于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隳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細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然于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之意已形于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于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于安祿山卒致大亂蓋胎于拒姚崇之時也

鼃錯名如字讀

鼃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諒惠

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仗梁劍于東郭訊景皇于陽邱爰信讒而矜詭殞吳嗣于局下蓋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喻等爲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

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予謂其源蓋出于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起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仗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邱來見初無他

說止進詔辭以說之謂其得聲梁楚閒欲游揚其名于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爲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顧乃大說引爲上客布至此何謬邪

辨唐太宗臂鵝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鵝望見魏徵來納之懷徵奏事故久不已鵝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立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鵝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徵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人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爲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嫂叔之服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妝非今人脣傅黑膏予嘗疑霄漢星辰之尊而妝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髻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狀若悲唳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妝嫁名道子以給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嘗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于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耶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于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

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于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志懟形于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塵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飯作四六談塵王性之銜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塵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道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仍爲作謝啟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禁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

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于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于嶽注嶽里名也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闐闐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卷五

梁谿漫志卷六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受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

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後於
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
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
以陛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
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
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
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
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
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效
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
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
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
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
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勅諸

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
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尚陋有唐亦
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鄧支
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志

溫公論碑志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
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
降及南朝復有銘志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眾
所稱頌豈待碑志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
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志乃藏於壙中
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
藏志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
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緜遠遂忘所在魏公旣貴始物色得之而
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志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

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志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志以諛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覺念奴事云須臾覺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至特勅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壻嘗以新法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閒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問林夫之父彥猷詢俱嘗爲監察御史唐氏父

子皆爲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鞅鞶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玉姬作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

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益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異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畱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畱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鏤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林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閒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瘦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才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熾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熾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盲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

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升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

安宅

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

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

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

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

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

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

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眾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賞之意其

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于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

授處遷宣德郎諸生相與刻詔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

俱爲之碑

是榜晉陵張氏

宰

宋後

無錫李氏

上行

兄弟皆中選

初張氏崇

寧中參政公

守

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寔復

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于是郡太守徐公仲取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間曰椿桂坊是舉也邦人仕于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大父諱肅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帥府于鄆實在餽運幕中後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錫山建炎末樞密富公直柔為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政陳公與義中書舍人張公闕名論薦高宗記憶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參政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燕山邊費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于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元直為河北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為

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盃重五十兩者比比皆是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升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朱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為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為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守于此詢究利病得其實于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于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

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為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李公葬州之橫山民病痞者取其孫右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于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也分荆溪之流經丹斜金斗顧塘葛橋至于土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寢為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為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為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升座鳴鼓集眾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眾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于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

陷入洎裝褫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冰書忘歸臺銘等三碑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儻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敘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臥聽之至藩鎮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敘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敘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讐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為酬恩讐設耶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為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既久塲上雙趺隱然泊北歸乃書此事于柱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繞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爲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

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叵可字蓋重出如安祿山傳叵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閒後之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哉至于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閒足以想見其爲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

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
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之

梁谿漫志卷六

梁谿漫志卷七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于次韻
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噉字又字在徐州與喬太
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又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
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
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于用韻必有牽
強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
休間等一味妄想生愧覩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
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
榷自注云來詩本用礮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
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
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爲
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

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于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于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繞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會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故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

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曾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閒有

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敘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

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游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

得句方題壁閒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邪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于習俗東野獨一洗眾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眾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晁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雁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于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于瑣字爲宜至于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爲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雲疏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舅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概亦歸于幽怨白樂天有絕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

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躡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疏瘦清絕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陰散蔓烏得橫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不怒罵者幾希至于文字閒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

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閒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為闈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閒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于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為同官孟公自台名驚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玄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閒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為道士入丙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土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
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
中祕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
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毘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于天下凡四方來者
道出毘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
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毘陵天慶
觀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茗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
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
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
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不斷卻立而觀濤瀾洶涌
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于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
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

曰道人龍中來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崩翻江海
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眾眞儼飛
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著明珠靈祕一何怪爛爛照費
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麟害願言慎所託未用期一
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
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
偶逢老僧聽僧話道是壁閒畱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傳
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看側看只麼是分
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綫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
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它波浪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
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拖樓銀山雪堆
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
歸江西卻相憶并州剪刀翦不得鶯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
坐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閒眞足以傳不

朽矣

畫水

東坡作文與可畫筧管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于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閒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潏山木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爲久若必俟

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七

梁谿漫志卷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掾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于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疏略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以來羣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閒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諫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誼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趙祁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暮預焉時君暮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邸門于是再削其

削亦留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于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本憲長所舉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請也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闈不遠以權貨務較之孰近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為過賁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于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會當時本惡于胥吏輩率釀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于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貪吏措官物入己者一同始府中初斷追兩六日府中復遣吏來取出身文字殊不曉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

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用私貨官物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審刑者自為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丁度怒京北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當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為讐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民冤濫孰肯更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人己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為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任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于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矍屹于胷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閒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

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掖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辨之可重舜欽素為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概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宜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鷓鴣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為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流落不傳為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為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為此

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閒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疏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聞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如夢為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鬢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

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于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汗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玉顏那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虜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溼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卻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于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瞑目遂絕于槎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于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于地

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旣賦詩關子東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弁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爲遊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

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螺贏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閒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卻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略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弈棋特爭先法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雎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車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穰侯旣疑

有人當卽索之投機之會閒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睢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佺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靈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令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心本草單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記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祕藏不肯示人至于烹物命以資匕飭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于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于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于進退初無益于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于其間也其後爲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氏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耶

程文簡碑志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

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
后既上賓仁皇帝每日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甚
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志極其稱贊天下無
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潁濱龍川略志載
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
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志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志等
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于是是
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
人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而長之無所
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
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
操大說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

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
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
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士人所聞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
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
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閒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
人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
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
樂百倍于功名爵祿也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閒粗親翰墨且嘗上書
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
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

梁谿漫志卷八
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八

梁谿漫志卷九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閒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卽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旣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

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于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于刑而死于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鏞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于以梃與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

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相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寢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僊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閒矣

事有專驗于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于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

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于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嘗見人言曰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倡言于人以爲異嘗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于數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于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

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竊爲己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靳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慙恚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閒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

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
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于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
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栢而食
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
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組骨萎用蟹補
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
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
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蟹之僻
而爲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
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
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鉞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
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
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齋
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
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
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
診其脈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
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
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吳子野
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
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閒于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

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閒有達官著書于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于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于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展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撫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閒虛幻畱之不住將之不去士

大夫惟當做畱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于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己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為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于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槩乎然觀其閒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于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頷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閒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統羣僊又云爭解繡勒香

鞦韆又云鑾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閒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僊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辭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辭能吏坐法笞背辭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辭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辭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于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耶雜說中

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掇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虜犯淮

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玃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于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于廟後若數百人同時暗鳴叱咤者舉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閒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參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

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厯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刹四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侍郎機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檄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康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徵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昏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于是益尚門閥諛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九

梁谿漫志卷十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捨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姓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爲茶經所掄也鞏縣有資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益增損其姓字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

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于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殿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為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異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異前問曰適道人何為者翟公告以故公異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賜其急闕且屬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為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于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異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

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為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為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即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于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于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于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以為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為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

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
據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
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
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
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
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
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旣至白身爲
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句當在京延祥觀後爲
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
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
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
曾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

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
否守慙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中有西門
豹祠乃于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囷流
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于嶺南海上有
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
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于人
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
爲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
和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
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眞君築祠西湖上像設

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于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歿歿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柴堞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于延安之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旣廟食西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

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綫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禿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于庭卉芭蕉閒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于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閒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于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

在其上必居魏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
悶失意私念二相公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
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
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于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于寺之觀
音殿後有蜀僧游方過之慨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
紫泥丹詔鳳池游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
如傳說知幾那得似畱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邱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見梵志數
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來卻是輸
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
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

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
喜又曰眾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
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
殺命背面彼生瞋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
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
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
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
利于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
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辨了然觀者起敬或
自立或勸人哀金走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
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于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
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著白衫詣佛堂合掌

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如今請先生臥卽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略如此

惠歷寺輪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于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于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白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閒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

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穀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嗙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殺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句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旣無狀犬誠

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
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
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黻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
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
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于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
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汗辱士類
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
瑩尚書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
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
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卽于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
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
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知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姦詐實有出

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
非得樹不能止爲盜寢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闐闐閒日
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閒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
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
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
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
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翌日送郡
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
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夔夔方二鼓矣道
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于外旣入其室視所
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緜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
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
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
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

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竄竊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疏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梁谿漫志卷十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爲邑之暇盍爲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志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陽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承事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蘇
朝散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周
朝散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譙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史
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廖
朝奉大夫守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翰林權直徐
朝議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陸
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
奉安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國用司參計官兼侍讀兼湖北岳路宣諭使薛奉使
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楊

國史實錄院牒國子免解費進士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修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
項內一項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
卿監武臣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
迹墓志行狀碑志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聖語并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

或事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劄下
諸路轉運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子
細搜訪鈔錄申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
進士衮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鈔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
赴院以備參修使用不許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右梁谿漫志十卷宋費衮撰衮字補之無錫人大觀進士祕書正
字費肅之孫卷末有國史實錄院牒稱爲國子免解進士餘無所
攷此書所記多爲當代前言往行而典章制度居三之一在宋雜
家類中最爲精博 提要極其推重梁谿以梁伯鸞寓居得名在
無錫縣城西補之是其邑人故取以名其書觀其自序自以爲平
生無益於時其學迂濶無可用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寢
久積而成編因日以漫志然成書未久卽取入史館亦不爲無益
矣宋藝文志尚有續志三卷文章正派十卷文選李善五臣注異
同若干卷今皆不傳無錫尤文簡公刊文選於池州郡齋曾附善
本五臣本同異考一書補之爲邑後學乃更考及注之同異以補
文簡所未及惜未能與文簡書並行也此書宋嘉泰辛酉初刻前
明兩刻 國朝乾隆丙申鮑氏又刻之識云距嘉泰初年開版蓋
六百四十有九年今刊是書復值丙申距鮑氏重刊時又一百二
十年矣所據系影鈔宋開禧本翰林院藏書鈔頗精緻特摹序牒

及衙名兩葉以存舊式光緒丙申大寒日武進盛宣懷跋

鬯

柳

谿

鬯

鬯

鬯

卷緒丙昌世謹盛

氏用舊鈔本校知

不足齋本墨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一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元尤玘撰玘字君玉號知非子自稱尤袤之後不知其世次舊本題爲宋人今此書後跋稱玘爲大司徒則嘗官戶部尙書又末條稱終慕公不肯仕元則當爲元人而卷首題門人張雨填諱則又句曲外史之師應在元中葉以後也書中所記皆尤氏先世事末有玘曾孫實跋稱弘治二十九年於祠屋中求得舊本簡斷墨闇不可讀者逾半命門人許靈鈔其完者而恨全帙之不可得是此書已非完本矣元陳世隆載入藝圃搜奇所載之文與此本並同斷無明人所鈔壞爛之本適與元人所見一字不異者此亦足證藝圃搜奇必非元人書也

萬柳溪邊舊話

梁溪尤玘君玉

始遷祖贈待制公

諱叔保

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郡未有

定處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侯祠中以上居求夢
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
也皿上著一成字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
公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中命子孫
世世奉壯繆侯香火

待制公徒手入吳以正直名世縉紳多厚遇之性最穎善書尤長
方丈扁額字間以繪畫自娛求者必厚價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雄
於財園亭池館為一時絕勝

許舍山中祖基乃買江氏敞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楠廳三閒壯偉
高敞玉螭梅四十二樹環繞之待制公善書書環玉堂三字于梁
閒後文獻公諱輝於紹聖元年畢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玉堂
四十二樹之兆也

事詳居墓志中文獻公生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卽醉午睡一竹榻旣覺有長眉老僧坐其旁告公曰吾居鳳皇山禪定百年傳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雲此身後清貴永永畱名子孫貴盛罕有其比但不及親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遷之祠扁雲松堂蓋自定也

許舍山多許氏有修吾先生精于禮樂文獻公師事之先生卽選爲長壻愛同諸子公後與修吾長子少卿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拜司封郎中人以爲奇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晝亦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命蒼頭拾棟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棟子置繩股中埋于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棟樹長大如城圍山人號爲棟城相與出資造四門于四方曉開夜閉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關侯祠凡三易後定築于青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愛另立一方亭對潭扁曰雲畱亭題兩邊柱曰山光說鳥性潭影空人心皆

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關侯不異祖先朔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灑埽虔揖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愛春秋多游人亦有進關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于出戶已經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輿而來以袖拂侯像之塵侯兩顴若有汗者待制公以爲灑埽之役誤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旣乾稍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下速歸便臥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事閩譜載之甚詳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長有終公諱大成年二十四而娶

范貞節娶二年而舉子陽秋公諱申范貞節年十九而有終公歿

貞節水漿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

我子爲子可也徐將問故貞節持夫故佩劔自刎死有司如例給

粟養陽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制公妾

有終公母弟無已公諱大公生有俠氣鄰右許氏婦與人私同謀

殺夫里宰白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數十金爲贖之一夕

矚知許婦與私夫同處于樓公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

斬二人以出而遇一僧持燈夜歸者雅識公公懼變服逃於蕩東西僖里子文獻公借蘇州籍薦名淮漕不第復歸里中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貞節死於劔戒家人不得殺牲人殺者亦不食人稱爲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綺等衣從弟官日尊得推恩歲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而生子贈少師公諱時享遂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

贈少師公字逢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曾參之譽承祖父高資喜任俠傾財結客多樂與賢豪貴人游里有蕭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爲盜也富爲衆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爲盜一家六十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與白公乃傾家產爲蕭白之遂以勞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慟亦卒公與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

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二子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八麀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繼之亦一時衣冠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司封郎進太常卿兼諭德累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給事久之拜兵部尚書尋知樞密院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贈少師諡文獻

文獻公有鈔寫義子平真自孩時卽茹素便利可喜侍公頤指當意公甚愛之真年十九公出重資取沙頭王氏女爲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舉家往視之無不驚愕其脇開縫三月餘始沒尚有丹綫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

慧悟異常面貌端麗方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綫忽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真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文獻公末年雖遷居東帶河上世祠猶在許舍上一日守第人聞祠堂中哭聲甚高明日開戶視之神主前大銅鑪裂爲八塊人以爲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獻公無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龍公諱著字少蒙文獻公長子生而右手六指四歲時尙未能言秋日從母張太夫人往東門迴溪莊塗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禪師其生于此乎又落富貴劫矣公曰別來安善相對而泣自此能言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爲姑蘇王寺丞壻多游胥臺虎邱之間二十八以蘇籍登第甫耆懸車徙于鵝湖西僖里更號西僖居士再修覺林寺時時謝事而游處焉一日在寺忽見老僧復來而公卒于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紹興二年第二名進士有文名嘗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檢討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禮部郎中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權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後徙居鵝湖旣創大第復築名園以其餘力改造覺林寺寺旁創文獻公祠堂五楹自爲之記鑿古樹祠中記曰覺林在吾西僖吾家爲檀越者百年大觀初先文獻公致政歸寺適傾圯廓而新之予時爲童子嘗從先公游寺中寺中僧輒坐先公銜杯賦詩畱連忘返者恆數日比余旣冠假寺以讀僧之坐我酒我者視昔逾密予若將終身樂焉後釋褐官行在所時偷簿書暇過西湖之上流憩諸刹恍然覺林舊境也然心之悶沈萬萬矣已念吾大人投紱而歸歸未數年而先公棄世旣葬僧淵來謁請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卽先公嘗坐而飲者余感其意復出金買田三頃畀之俾爲樵燭費時時展拜先像畱與僧觴詠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復也恨先公坐臨其上不能觴詠如舊日耳間語淵

曰吾再世有德于寺僧爾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孫子此誠左右手不可背也願鐫石壁開示我後人無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毀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復也爾寺僧亦虔祠事世相守無相忘嗟呼一切有爲咸如夢幻夢而覺焉安知覺林之爲色邪空邪余之貪癡乃諄諄于世守淵當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然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聊爲之銘銘曰茫茫苦海有此覺林釋我吏事來聽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茲尋今也何之肖像余臨華鐙明滅青篆浮沈庭賓嘯鳥簾返遙岑既瞻既拜亦詠亦斟爾賡我酢滌此塵襟笑回遠社知結牙琴願言永世講議彌深我銘示後式也如金國子公諱時泰資稟神異一目十行嘗舉博學宏詞除國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游常得王八百井中儲丹如璧如月盡食之徧游名山更名道元號浩光道人歷數年不返人以爲死矣至乾道中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

子孫皆亡獨兩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化五日聞棺中

呼人名速開之惟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侍公從弟也邑志有傳

閩僧普明喜爲人相葬地文簡公諱表父雲耕翁卒普明徧相吳

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見

萬鐙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

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昇之速令發去又聞空

中高聲應曰尤時亨累世積德衰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

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公服闋

卽登上第祖孫皆尙書至不肖玳凡六世而金紫未絕也邑志詳

文簡公生靖康丁未資質絕人五歲能爲詩句文獻公曰此天上

麒麟吾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蔣偕施垌以神童薦于有司年十

五以詞賦爲諸士冠毘陵自置郡以來未有舉進士第一人者文

簡公二十二歲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王佐時

文獻公尙在

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爲祕書丞旨其以文簡名對亟授之張先生栻曰尤君真祕書也及張說入西府公事三館上書悟說補外守台州聲名同前守趙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東湖四詩嘉之遂除淮東提舉

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奏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

孝宗嘗與文簡公論人才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語宰執曰尤衰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何也擢直學士院公薦陸游不許內禪制冊海內士服其博雅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卽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後進無不游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鏜李祭酒肅簡公祥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而成者也

韓侂胄以應辦賞直轉橫行文簡公奏侂胄四年閒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非磨礪之具也詔遂不行

上以疾不省壽皇文簡公上封事千言駕卽日過重華宮都下歡呼

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簡口奏其濫乞大裁節上嘉納汰其半擢公禮部尙書兼侍讀陳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宋史言年七十終于位誤也

文集可考

文簡公始任揚州泰興令改江陰學官召爲將作監簿太宗正丞進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江東召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台州府召爲敷文閣改江東提刑召爲吏部郎官太子侍讀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進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

直學士院中書舍人與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爲煥章閣待制
除給事中兼侍讀擢禮部尚書以政奉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
祿大夫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卽出西關渡
梁溪因造圃梁溪之上後有高岡眺望沿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
數百樹公有瑞鷓鴣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
西畔小橋東落葉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
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卻憶孤山歸醉路馬蹏香
雪襯東風海棠詞云兩行芳藥傍溪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烈火照
臨光灼灼彩霞射水影沈沈曉妝無力臙脂重夜醉方酣酒暈深
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總無心文簡公有詩文集五十卷
臨海公諱工侍公子也娶久不有一日游飲鵝湖中狂風驟發
睹一失風覆舟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往拯之乃常熟州倅汪
受任滿攜家入京者貲囊皆失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甚德

公出其長女以獻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實其行橐
而領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諱汪倅女所產也

正平公好潔雖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閒數盥洗手面不茹葷不
飲酒稍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身未嘗行人道好焚異
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書室中潔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
者乎享年八十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諱次子寺丞公諱
耀爲嗣卽玘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諱初生時全體刺百花鳥雀十歲時隱隱尙
存資極慧倦于誦讀以父蔭入仕仕二十年至兵部侍郎享高年
令終

兵侍公性愛螭秋風螭肥日把酒持螯與客笑傲山陰術士袁大
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賚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
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閒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
華藏寺遂操扁舟擢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

大螯其內有二大幾一斤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習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螯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迴筭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螯眾皆大笑大韜復默筭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螯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螯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螯啟釜觀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眾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韜手取諸螯傾于湖濱偶遺一二落足于岸左一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螯人問之曰得于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錘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螯之大者以久滄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螯兵侍公夫人性嚴下常苦目疾時發時止發則往往不食海內有

名眼藥俱用過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其姑姑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投地水中莊定公夫人慟哭禱天刻臂血調藥以進姑目即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復發事詳夫墓志自文獻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繼之文簡博士迪功莊定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圃臨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瀟灑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楹閒曰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

許舍山中井水多鹹苦人飲澗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公夫人曾夢神人與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柱下頃刻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寧還家幃輿中見山閒一柱宛如夢中所睹問女使不見也命僕夫以松椿識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三十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地溝分注數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爲之銘銘曰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踵精誠所格無有弗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

少飲澗痞孕夢神授符濬之泉瑩色清味冽慧泉可夷分注百井
汲飲有遺匪世行德神明曷授澤沛萬家來福逾厚泉名二二我
豈溢美勒此銘詞千禩毋毀

博士公

諱概

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累官建康府推

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閒雅不樂仕宦沾仕籍十餘年半
在告未壯懸車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極富貴聲色之樂公不
一與目自築室于萬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
所撰有綠雲寮詩草人比之韋蘇州子二長祕閣公燻次衛尉寺
丞耀

迪功公

諱森

字與茂苦志力學寧宗慶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

進士高第補揚州文學擢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父知寶慶府致
仕在家時年七十獨公一子遂乞歸養承歡竭力事實慶公者十
五年親終服除公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貧徒富圖書
古玩亦享高壽

莊定公

諱焞

年十九登寧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文簡公登

紹興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陽法曹郎令山陽倅
海陵參東淮制幕入爲軍器監簿遷太府丞檢詳編修擢司農少
卿總餉淮西除理卿出爲福建帥改沿江制副召爲祕書監繼大
父爲侍講兼直院出知太平州亦大父舊治也召修史進侍讀
權工部尙書繼大父爲禮部尙書丁父兵侍公憂服除召拜內翰
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封毘陵郡侯凡十年致仕
時甫六十有一優游于家者二十四年而後終公少達老榮久歷
于世其事行甚多門人趙探花達甫君發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
明日歷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鏤板至今盛行于天下故不復贅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事祿入益厚晉江宗人歲歲來覲
皆厚貲以遺之莊定公晚年捐積俸買田十二頃于晉江以贍族
之貧者

刺史公

諱棟

號率齋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閱萬卷矣善爲

事詳晉江人張明誠

賸田記事亦載閩譜

九

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薦補州教授召為祕書正字不能佞權要出為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大耋清福二子燾照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至今石碑布滿諸處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于莊定而叔行也

祕閣公

諱煥

弱冠時讀書于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數十株

即其中結精舍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咸備一日松下忽湧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一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決決清澈汲以煮茗與二泉無異也遂以石甃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之

事詳蔣嗣梅松泉精舍記

公既老有口疾亦養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達于戶內公甚震驚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

朝廷每大慶必推恩于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

一人不沐朝澤列冠裳

寺丞公

諱耀

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祿家而好藝文既長

益習經術其業遂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貧者給食次貧者給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為正平公子更字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廕出仕仕至衛尉寺丞即拂衣歸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子將作公

諱帶

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磋十年讀書萬卷性喜為詩有復初齋詩稿十二卷行世以伯父莊定公廕授太常寺大

祝擢將作監主簿以詩忤達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憲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中憲公

諱志

字尙之配郡君

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亞中公

諱交

與叔氏穎父

諱秀

存先君以玘推恩累進亞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玘穎父公生從兄良器任為提刑點檢子即天澤也天澤與君同撰尤譜

終慕公 諱山 字元鎮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緘默有志操
晚年堅方詡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之私謂家人曰吾家
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遯終
身耳公與予仕隱雖異跡公真淳厚君子也

先曾祖大司徒守玄公

諱玘

致仕還架數十木屋於萬柳溪

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三卷

不肖寔

少侍父味

菜翁

諱居敬

翁時述其話洪治二十九年丙子科

寔 幸登鄉

書第四名伯兄務樸公

諱文詔

徵孝廉具牢醴率 寔 祭告司

徒公墓大會族人于覺林寺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簡斷墨

闇不可讀者逾半命門人許靈就鐙下鈔其完者以歸恨全

帙之不得又數年

寔

佐南昌攝郡篆捐俸刊木傳之子孫曾

孫男

寔

拜跋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
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

位壽富貴一世嘗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踰百年
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 魯 重梓家塾予男 瑛 帥廣又刻之憲
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
禮部員外郎 晉 識時年七十有四

萬柳溪邊舊話

右萬柳溪邊舊話一卷元尤玘撰玘字君玉一字守玄無錫人自號知非子據其曾孫實跋知玘曾官大司徒無事迹可考舊本題爲宋人四庫提要改稱元人按話中末條云終慕公元鎮理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緘默有志操晚年堅方詡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遁終身耳公與予仕隱雖異迹是元鎮爲宋之遺老君玉則元之貴仕也其爲元之司徒無疑話中所記皆尤氏先世事實原本三卷洪武丙子曾孫實板行之嘉靖中八世孫魯重刻於家塾瑛又刻之粵中凡三刻而印本罕見提要誤洪武爲弘治按嘉靖壬子禮部晉跋云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踰百年而板朽弘治至嘉靖不及百年其爲洪武無疑尤文簡所著遂初彙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均散佚博士之綠雲寮詩草趙達甫之尤端明日曆將作之復初齋詩彙非惟不見其書

且不知其名惟藉此書以傳他若環玉之堂棟樹之城關壯繆觀
汗之奇福勝寺雲松之夢洪夫人之貞有終公之俠佛奴之生銅
鑪之裂六指之異道元之仙文簡廬墓之祥正平好潔之癖兵侍
公之體刺花鳥袁大韜之異術占蟬奇聞軼事皆足補史志之缺
漏則此書之裨益匪淺矣光緒丁酉正月月中旬有九日武進盛宣
懷跋

陽

纒

羸

穽

夔

陽

炎緒今西巷誰盛

氏用舊鈔本墨影

並涪山紫茶原

陽羨茗壺系

江陰周高起伯高

壺於茶具用處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實仙子之洞天福地
梵王之香海蓮邦審厥尚焉非曰好事已也故茶至明代不復碾
屑和香藥製團餅此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甕
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諸其製以本山
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傾金注玉驚人眼高流
務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
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而為之系

創始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閒靜有致習與陶缸甕
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澁練捏築為胎規而圓之剝使中空踵傳口
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

正始

供春學使吳頤山家青衣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春於給役之

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胚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尙見節媵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孫龔姓亦書爲龔春人皆證爲龔子於吳閻卿家見時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趙梁多提梁式亦有傳爲名良者

袁錫

按袁姓據秋園雜佩更正

時朋卽大彬父是爲四名家萬曆間人皆供春之後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妍在樸緻中允屬名玩

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囊閉入陶穴故前此名壺不免沾缸罈油淚

大家

時大彬號少山或淘土或雜礪砂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

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閻眉公與琅琊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於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

名家

李仲芳行大茂林子及時大彬門爲高足第一製度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仲芳嘗手一壺視其父曰老兄這箇如何俗因呼其所作爲老兄壺後入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餅時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大彬壺延致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爲戲不卽從友泉奪其壺土出門去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尙屈一足注視捏掣曲盡厥狀攜以視大彬一見驚歎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爲壺變化其式仿古尊罍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畢智窮工移人心目予嘗博考厥製有漢方扁觶小雲雷

陽涉老屋系
二
提梁卣蕉葉蓮方菱花鵝蛋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
六子諸款泥色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窰白冷金黃淡墨沈香水石
榴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恆自歎曰
吾之精終不及時之麤

雅流

歐正春多規花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仿時大彬漢方獨絕今尙壽

邵文銀

蔣伯琴名時英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後客於吳陳眉公爲改其字
之數爲琴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所作堅緻不俗也

陳用卿與時同工而年技俱後負力尙氣嘗挂吏議在縲絏中俗
名陳三馱子式尙工緻如蓮子湯婆鉢孟圓珠諸製不規而圓已
極妍飭款仿鍾太傅帖意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叔敖處故非用卿族品其所作

雖豐美遜之而堅瘦工整雅自不羣貌寢意率自誇洪飲逐貴游
閒不復壹志盡技間多伺弟子造成修削署款而已所謂心計轉
麤不復唱渭城時也

閔魯生名賢製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醇謹見傳器則虛心企擬
不憚改爲技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爲入室天奪其能早嘗一目相視口的不極
端緻然經其手摹亦具體而微矣

神品

陳仲美婺源人初造瓷於景德鎮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
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杯狻猊鑪辟邪鎮紙重鎏壘
刻細極鬼工壺象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目至塑大
士像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鬘不可思議智兼龍眠道子心
思殫竭以天天年

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妍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

至尙象諸物製爲器用不尙正方圓而筍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
色象天錯金石同堅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宜興垂之稱巧殫厥
心以甲申四月天

別派

諸人見汪大心葉語附記中休寧人字體茲號古靈

邵蓋 周後谿 邵二孫 並萬曆閒人

陳俊卿亦時大彬弟子

周季山 陳和之 陳挺生 承雲從 沈君盛善仿友泉君用

並天啟崇禎閒人

沈子澈崇禎時人所製壺古雅渾樸嘗爲人製菱花壺銘之曰石
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

陳辰字其之工鐫壺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書君也

鐫壺款識卽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
後竟運刀成字書法閒雅在黃庭樂毅帖閒人不能仿賞鑒家

用以爲別次則李仲芳亦合書法若李茂林硃書號記而已仲

芳亦時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遜

規仿名壺曰臨比於書畫家入門時

陶肆謠曰壺家妙手稱三大謂時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
予爲轉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大彬固自匪佞

相傳壺土初出時先有異僧經行村落日呼曰賣富貴人羣嗤之
僧曰貴不要買買富何如因引村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去及發之
果備五色爛若披錦

嫩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土乃黏臚可築蓋陶壺之丞弼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卽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硃砂色

天青泥出蠡墅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陶見凍梨色
淡紅泥陶見松花色淺黃泥陶見豆碧色蜜泥陶見輕赭色梨

皮和白沙陶見淡墨色山靈腴絡陶冶變化尙露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團山陶則白沙星星宛若珠琲以天青石黃和之成淺深

古色

白泥出大潮山陶餅盞缸缶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自吾鄉白石

山江陰秦望之東北支峰

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善徒有素產於此忽又他穴得之者實山靈有以司之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

造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擣部署訖舂窖其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祕不相授壺成幽之以候極燥乃以陶甕度五六器封閉不隙始鮮欠裂射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觀欠火則穉穉沙土氣若窰有變相匪夷所思傾湯貯茶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爲億千或一見耳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景改名此山也祠祀先生於山椒陶煙飛染祠宇盡墨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銳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抑亦考古自喜云爾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馨香味之蘊故壺宜

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盞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氤氳宜傾渴卽滌去厥滓滓乃俗夫強作解事謂時壺質地堅潔注茶越宿暑月不醜不知越數刻而茶敗矣安俟越宿哉況真茶如萼脂采卽宜羹如筍味觸風隨劣悠悠之論俗不可醫

壺經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闡然之光入手可鑒此爲文房雅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爍爍是曰和尚光最爲賤相每見好事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挲惟恐拭去曰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否耶以注真茶是藐姑射山之神人安置煙瘴地面矣豈不舛哉

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礪砂和製穀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

或問予以聲論茶是有說乎予曰竹鑪幽討松火怒飛蟹眼徐窺鯨波乍起耳根圓通爲不遠矣然鑪頭風雨聲銅餅易作不免湯腥砂銚亦嫌土氣惟純錫爲五金之母以製茶銚能益水德沸亦

聲清白金尤妙第非山林所辦爾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卽沒冷水中亦急出水寫之元氣復矣
品茶用甌白瓷爲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宜弁口
遂腸色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盞鬲而細竅其底便過水漉沙茶藏以閉
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史之從事也水杓湯銚亦有
製之盡美者要以椰匏錫器爲用之恆

陽羨茗壺系

洞山芥茶系

江陰周高起伯高

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進陽羨茶陸羽品爲芬芳冠世產可供
上方遂置茶舍于罨畫谿去湖汊一里所歲供萬兩許有穀詩云
陸羽名荒舊茶舍卻教陽羨置郵忙是也其山名茶山亦曰貢山
東臨罨畫谿修貢時山中湧出金沙泉杜牧詩所謂山實東南秀
茶稱瑞草魁泉嫩黃金湧芽香紫壁裁者是也山在均山鄉縣東
南三十五里又茗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鄉皇甫曾有送陸羽
南山采茶詩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然鐙夜相思磬一聲見時貢茶在
茗山矣又唐天寶中稠錫禪師名清晏卓錫南岳礪上泉忽迸石
窟間字曰眞珠泉師曰宜瀾吾鄉桐廬茶爰有白蛇銜種菴側之
異南岳產茶不絕修貢迨今方春采茶清明日縣令躬享白蛇于
卓錫泉亭隆厥典也後來檄取山農苦之故袁高有陰嶺茶未吐
使者牒已頻之句郭三益題南岳寺壁云古木陰森梵帝家寒泉

一勾試新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卻使山僧怨白蛇盧仝茶歌亦云
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又云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墜
顛厓受辛苦可見貢茶之苦民亦自古然矣至界茶之尚于高流
雖近數十年中事而厥產伊始則自盧仝隱居洞山種于陰嶺遂
有茗嶺之目相傳古有漢王者栖遲茗嶺之陽課童藝茶踵盧仝
幽致陽山所產香味倍勝茗嶺所以老廟後一帶茶猶唐宋根株
也貢山茶今已絕種羅界去宜興而南踰八九十里浙直分界只
一山岡岡南即長興山兩峰相阻介就夷曠者人呼為界履其地
人制字有意今字書
界字但注云山名耳云有八十八處前橫大礮水泉清駛漱澗茶
根洩山土之肥澤故洞山為諸界之最自西沈湖張渚而入取道
茗嶺甚險惡縣西南
八十里自東沈湖湖汊而入取道纏嶺稍夷才通車
騎

第一品

老廟後廟祀山之土神者瑞草叢鬱殆比茶屋肝蠻矣地不二三

畝若溪姚象先與壻朱奇生分有之茶皆古本每年產不廿斤色
淡黃不綠葉筋淡白而厚製成梗絕少入湯色柔白如玉露味甘
芳香藏味中空濛深永啜之愈出致在有無之外

第二品

皆洞頂界也

新廟後 棋盤頂 紗帽頂 手巾條 姚八房 及吳江周氏
地產茶亦不能多香幽色白味冷雋與老廟不甚別啜之差覺其
薄耳總之品界至此清如孤竹和如柳下並入聖矣今人以色濃
香烈為界茶真耳食而昧其似也

第三品

廟後漲沙 大袞頭 姚洞 羅洞 王洞 范洞 白石

第四品

皆平洞本界也

下漲沙 梧桐洞 余洞 石場 丫頭界 雷青界 黃龍

炭竈 龍池

不入品

外山

長潮 青口 管莊 顧渚 茅山芥

貢茶

卽南岳茶也天子所嘗不敢置品縣官修貢期以清明日入山肅祭乃始開園采製視松蘿虎邱而色香豐美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初亦如芥茶製萬曆丙辰僧稠蔭游松蘿乃仿製爲片芥茶采焙定以立夏後三日陰雨又需之世人妄云雨前真芥抑亦未知茶事矣茶園旣開入山賣草枝者日不下二三百石山民收製亂真好事家躬往予租采焙幾視惟謹多被潛易真茶去人地相京高價分買家不能二三斤近有采嫩葉除尖蒂抽細筋炒之亦曰片茶不去筋尖炒而復焙燥如葉狀曰攤茶並難多得又有俟茶市將闌采取賸葉製之者名修山香味足而色差老若今四方所貨芥片多是南岳片子署爲騙茶可矣茶賈炫人率以長潮等茶本芥亦不可得噫安得起陸龜蒙于九京與之賡茶人詩也陸詩云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閒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

後采芳去雲閒幽路危惟應報春鳥得共此人知茶人皆有市心令予徒仰真茶已故予煩悶時每誦姚合乞茶詩一過嫩綠微黃碧澗春采時聞道斷葦辛不將錢買將詩乞借問山翁有幾人芥茶德全策勛惟歸洗控沸湯潑葉卽起洗鬲斂其出液候湯可下指卽下洗鬲排蕩沙沫復起併指控乾閉之茶藏候投蓋他茶欲按時分投惟芥旣經洗控神理絲絲止須上投耳

投宜夏日傾湯及半下葉滿湯日中投宜春秋葉著壺底以湯浮之日下投宜冬月初春

傾湯滿壺後下葉子日上

洞山界茶系

右陽羨茗壺系一卷周高起撰高起字伯高江陰人明諸生 大
兵至不屈死江陰志稱其博聞強識工古文詞著有讀書志今讀
書志不可見此茗壺系一卷於粵人叢刻中搜得考證翔實敘述
爾雅遂爲名泉瑞草增重藝林海寧吳兔牀明經著陽羨名陶錄
全數錄入可見此系之不苟作名陶錄又收伯高過吳迪美朱萼
堂看壺歌云新夏新晴新綠煥茶室初開花信亂羈愁其語賴吳
郎曲巷通人每相喚伊余真氣合寄懷閒中古今資評斷荆南土
俗雅尙陶茗壺奔走天下半吳郎鑿器有淵心曾聽壺工能事判
源流裁別字字矜收貯將同彝鼎玩再三請出豁雙眸今朝乃許
花前看高盤奉列朱萼堂匣未開時先置贊卷袖摩挲笑向人次
第標題陳几案每壺署以古茶星科使前賢參靜觀指搖蓋作金
石聲款識稱堪法書按某爲壺祖某雲初形製敦龐古光燦長橋
陶肆紛新奇心眼歛獻多暗換寂寞無言意其深人知俗手眞風
散始信黃金瓦價高作者展也天工竄技道曾何彼此分空堂日

晚滋三歎又供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辦予但別其真而旁蒐
殘缺於好事家用自怡說詩以解嘲云陽羨名壺集周郎不棄瑕
尚陶延古意排悶仰真茶燕市曾酬駿齊師亦載車也知無用用
攜對欲殘花二詩亦可誦後附芥茶系二葉今仍之光緒丁酉穀
雨武進盛宣懷跋

